

他成为中国第一个00后“百亿票房”演员
易烱千玺:平凡的幸福

►10版·影视

文类共融:
当代文学叙事艺术的新变

►11版·文艺百家

静安宾馆:艺术流派融汇
所投射出的建筑与场所记忆

►12版·建筑可阅读

人世间浩荡的是情义无限

——评电视剧《人世间》

张斌



《人世间》中的主要人物周家三兄妹,性格人生各有色彩。姐姐周蓉(宋佳饰演,左图)具有浪漫主义色彩;弟弟秉昆(雷佳音饰演,中图)具有他这个阶层常见的同情、宽容和智慧,更鲜明地体现了平民阶层的价值取向;哥哥秉义(辛柏青饰演,右图)具有传统知识分子齐家治国和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的理想情怀。

央视一套开年大剧《人世间》播出过半,观众赞誉纷至沓来。《人世间》恰如一江浩荡的生活流,在50年的蜿蜒曲折中写出了国家发展和老百姓生活的磅礴变迁,其中流淌的人与人之间的无限情义深深打动并温暖了观众的心,堪称一部当代中国的影像心灵史诗。所谓“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人世间》正是在这情、义与语之间达到了高度的艺术平衡,彰显了主题创作中重大现实题材电视剧的新高度。

从光字片出发交织出《人世间》的有情天地

电视剧善于展现日常生活,已有《平凡的世界》《金婚》《父母爱情》等珠玉在前,但《人世间》的独特之处在于能将前述经典恢宏的史诗性与细腻的情感性融为一体,在经纬交织中熔铸出以光字片的历史命运为代表的当代中国城市发展与百姓生活的缩影。

《人世间》想要表达的是个人、家庭与群体、城市之间的同构命运。“光字片”是北方吉春市的边缘棚户区,这里有木材厂、酱油厂、拖拉机厂、军工厂等,居住的大多是新中国的第一代工人家庭。这些家庭里,有如周志刚这样的支援三线建设的建筑工人,也有“六小君子”这样的“工二代”,以及周楠、周玥和周聪这样的第三代。它是光荣与梦想的同义词,也是困惑与艰难的近义词。电视剧从1969年周家子女上山下乡为故事起点,逐步展开了共和国50年发展演进的宏伟画卷,其中涉及了上山下乡、三线建设、恢复高考、知青返城、改革开放、反腐倡廉等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重要节点和事件,而剧中这些工人群众家庭的历史命运也就随之跌宕起伏。这样,光字片就有了极典型的意义,成为了中国城市50年发展的一只“麻雀”,而电视剧也就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家庭故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故事”了。

在注重长时间跨度带来的历史深度的同时,《人世间》还从空间的角度拓展了故事的宽度。光字片犹如蒲公英的托托,随着光字片的人从这里出发,像种子向外飘散。随着周志刚,我们来到了四川三线建设前线的起伏大山中;随着周秉义,我

们看到了生产建设兵团的雪山农场;随着周蓉,我们见到了贵州的青绿山水;随着骆士宾和水自流,我们见证了深圳的迅速崛起。多样化的空间通过人物关系的牵连为电视剧构造了一个蒲公英般的辐射与漂移状的故事世界,强化了电视剧容纳社会历史的能量级。从北方到南方的对角线既画出了剧中人物的种种命运,也画出了国家发展的变奏曲线和强弱声调。但最后,这些从光字片飘散在外的人们又都回到了这片生养自己的土地去见证光字片的消失——这既是光字片老百姓几代人的期盼,也是以郝省长与周秉义两代共产党干部为代表的党和政府对百姓美好生活庄严承诺的兑现。

《人世间》中的世界当然并不全然和谐美丽,也充斥着各种矛盾冲突、思想困惑和人性复杂,但难得的是这个世界的人们始终没有丧失对美好生活的执着向往,竭力追求和相互扶持,从而让这一方人世间成为值得留恋的有情天地。

以周家人为核心传达出《人世间》的良善真义

《人世间》放弃了传奇性,以身边人的视角来描写人物传情达义,塑造了可信、可爱、可亲的平凡人形象。

周父是新中国第一代建筑工人,这让他骄傲,在三线建设工作的几十年里与家庭聚少离多也无怨言。他有中国式家长的独断和望子成龙的期待,但绝非封建家长。在他的价值体系中判断人的最高标准就是“好人”。因此,当他确认了冯化成和郑娟是“好人”时,便与女儿、儿子冰释前嫌。

在做一个“好人”的前提下,周家三兄妹的性格人生各有色彩。哥哥秉义具有传统知识分子齐家治国和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的理想情怀。在面临改变命运的历史机会时他选择了对爱情的忠诚;在面对自己家和岳父家之间的冲突时他选择了理解;在面对军工厂改革时他选择了迎难而上;在面对汹汹舆论时他选择了隐忍;最后他主动请命回到吉春完成了光字片的改造,实现了岳父和自己的理想。他是一个讲党性原则的干部,但并非六亲不认的螺丝钉。从政治人格上看,他从岳父那里受教固然颇多,但不如说他更像曲书记。姐姐周蓉则明显具有浪漫主义色彩。无论是年少时与北京诗人通信恋爱,还是不告而别在贵州与冯化成结婚,又抑或是毅然与冯化成离婚与蔡晓光再婚等,都清晰地展现了她个性中的决然不羁与爱自由。弟弟秉昆具有他这个阶层常见的同情、宽容和智慧,更鲜明地体现了平民阶层的精神价值。面对陷入绝境的郑娟一家,他从同

情帮助中萌发了爱情的火苗越烧越旺,即使面对全家的反对也义无反顾地要与郑娟结婚。他没有哥哥姐姐那样有本事,但他守住光字片的两间老屋照顾了妈妈也成了兄弟伙的顶梁柱,之后又通过开饭馆开书店买房子获得了成功,也获得了父亲的肯定。这个“老疙瘩”看似愚笨,把别人的孩子当自己的娃养,还为此失手伤人入狱十几年,但这就是一个普通人去做一个“好人”守护自己家庭的朴素信仰。

郑娟也是创作者用力刻画的人物。这个身世凄惨没有工作一辈子照顾家庭的柔弱女子,却有对爱的不顾死活。当她认定了秉昆之后,便不管不顾地付出。但郑娟显然不是刘慧芳,面对孙小宁对自己唯一拥有的家庭的挑战,她毫无犹豫地对其进行警告。郑娟用一双手和一颗心守住了家庭,守住了幸福。所以周母对她说,自己得的秉昆的“济”其实是她郑娟的“济”啊。

电视剧还刻画了秉昆的一众小伙伴,以及老马、曲书记等高级干部。这些人各具性格的弧光,也都有自己的价值和道德底线。即使骆士宾和水自流这样的人也体现了时代某个层面的辩证逻辑,同样具有审美价值,没有绝对的“坏人”。他们都在历史洪流中努力向前,为自己为家庭,也为城市为国家。他们身上的良善坚韧正是千百年来中国人

身上最可宝贵的真义,也是我们这个民族和国家能稳步向前最坚实的根基。

叙事速度和重场戏的精心配置形成《人世间》的靶向共情

《人世间》以无处不在的细节真实为故事的艺术真实铺就了底色,但更值得讨论的是,电视剧通过叙事速度和重场戏的精心配置极大增强了电视剧的艺术吸引力。

电视剧在50年里有意地选择一些节点展开,如1969、1971、1973、1976、1978、1980、1984、1988等,通过压缩和延展形成叙事速度的交错,同时也设计了大量的重场戏与之相呼应。电视剧开始的家人分别、枪毙犯人等就先声夺人。其后周父贵州见周蓉、回家见郑娟、周母苏醒等段落也感动无数观众。其中周家1980年春节尤为精彩,堪称中国电视剧的华彩乐章。该段落短短七八天的故事却用5集时长进行描写。一方面是秉义父母在与周家相见的问题上一波三折。岳父母心机深沉的各种考量,秉义和冬梅两人夹在中间的无奈,省长突然生病秘书将茶叶送回导致的误会加

深,周家的骄傲与失落,冬梅与母亲的公开冲突,秉昆和秉义、父亲的冲撞,秉义和冬梅开诚布公的讨论等,电视剧都细密地加以表现,将一个平民家庭与高官家庭之间因姻亲关系带来的立场价值冲突与情感张力展现得淋漓尽致。另一方面是周父带领一家人外出拜年的众生相。周父因子女考北大的骄傲与炫耀之因,秉昆与郑娟的尴尬之情,邻里的羡慕嫉妒之言,人物的种种小心思表情都通过镜头的捕捉和演员精彩的表演呈现在观众眼前,激发观众的日常经验与之共鸣,让人拍案叫绝。这一场戏不但充分展开了人物关系及情感反馈,集中了戏剧冲突,也鲜明地呈现了电视剧的价值取向:秉义和冬梅,周家与郝家反因此多了一份相互理解,而秉昆与父亲、秉义则生了嫌隙,从而推动电视剧情节和人物继续发展。

这种通过叙事速度调控叙事表达,不断造成精彩段落的手段是非常高妙的,需要大胆的艺术构思和娴熟的影像叙事技巧,当然也少不了演员高质量的表演。也正因为如此,《人世间》在对普通人的平凡生活表达中才韵味深长,极富情感张力和价值感染力,也就能避免观众的“倍速观看”。

(作者为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教授、副院长)

笑着笑着哭了才是真痛

刘起

与2022年春节档的其他电影相比,《这个杀手不太冷静》无论在演员阵容或制作规模上,都不算占优势。所以,当这部原本排片处于相对劣势的春节档唯一的喜剧,最终逆袭为春节档票房第二时,我们不得不再一次相信“笑”的魅力——喜剧依然是最受大众欢迎的一种电影类型。而2021年,喜剧电影《人潮汹涌》虽然在上映时遭遇排片冷遇,最终也在年度票房榜位列第16名。

《这个杀手不太冷静》与《人潮汹涌》分别改编自日本喜剧电影《魔幻时刻》与《盗钥匙的方法》,但在题材选择、故事设置等层面,与《半个喜剧》《羞羞的铁拳》等此前一些口碑较高的原创喜剧电影有着极其类似的创作思路,也就共同预示了喜剧电影的一种创作趋势,即从相对简单直接的喜剧,转化为更复杂高级的情节喜剧。因此,对《这个杀手不太冷静》和《人潮汹涌》进行剖析,不是为了更熟练地改编,而是为了抵达一种更好的原创。

误认模式,使国产喜剧从“段子喜剧”升级为“结构喜剧”

《这个杀手不太冷静》和《人潮汹涌》的原版,都可被归于“误认喜剧”范畴,即建立在人物身份的误认、错位之上的喜剧。这是喜剧中重要的一种

情境设置手法,古典喜剧中经常以此来构建相对复杂的故事情节,从人物身份、人物对话到人物行动,都可以由此带来某种喜剧性,比如莎士比亚的《错误的喜剧》《第十二夜》。这种错位有时是主动的,比如《人潮汹涌》中的陈小萌主动选择与杀手交换人生,有时是被动的,比如《这个杀手不太冷静》中魏成功被女明星和导演欺骗,以为自己在扮演杀手主角,却被黑帮误认为真杀手。

但无论主动或被动,谎言或误会,身份错位中都包含一些阴差阳错、误打误撞的情节,作品往往围绕人物被误认为新身份后而出现的一系列尴尬、误会、危机、急智、窘迫,使这一情境发展出极其丰富的笑料。具体而言,错位包含两种情况,一是不适当的人物做不适当的事情;二是不适当的人物进入不适当的空间。这两种喜剧情境在《这个杀手不太冷静》与《人潮汹涌》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个杀手不太冷静》中,魏成功与黑帮老大见面的场景,在一个本应紧张、惊险的情境中,因为魏成功的不知情(以为自己在演戏),制造出一系列滑稽搞笑的动作与情节,比如一个翻身跳上黑帮老大的桌子,要帅地舔着刀子,这些夸张的肢体动作使大家目瞪口呆,也与他之前当演员时喜欢给自己加戏的人物性格相符合。

在这个紧张又搞笑的情境中,错位不仅是演员身份(自以为的)与杀手身份(其他人以为的)之间的错位,也表现为

“不适当的人物呈现出不适当状态”的错位。一个本应严肃、冷静、低调的杀手,变成了一个浮夸、滑稽、怪异的丑角。魏成功还一次次重复演出这个会面场景,一次次念自己的开场白,导致黑帮老大彻底崩溃,以为自己出现了幻觉。

《人潮汹涌》中,错位体现在两个人物彻底互换了身份,而且是两种反差巨大的身份——杀手与群演。人物进入了对自己来说全然陌生的环境,开始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职业。其中的身份误认甚至比《这个杀手不太冷静》还要复杂,因为是双主角,涉及两个人物的身份错位——一个主动、另一个因为失忆而被动。当笨拙胆小的小萌演陈小萌作为菜鸟杀手去拿尾款时,就表现得特别慌张、手足无措。相反,当做事极有条理的杀手周全去当群演时,也体现出了与陈小萌完全不同的反差。贫穷的小萌进入杀手豪宅时的震惊,与杀手面对脏乱的破旧房间时的震惊,也形成一种由环境错位带来的喜剧效果。这个环境形成的喜剧效果在后面甚至还升级了一次。杀手周全由于做事严谨、靠谱,很快就脏乱的出租屋收拾得整洁明亮,而群演小萌因为一贯懒散、粗心,把原本整洁明亮的豪宅变得乱七八糟。

这些身份错位不仅使影片的情节和戏剧冲突变得复杂,也给人物性格、故事走向带来一次次的反转,而当最终身份真相揭示时,也必然会迎来一

个令剧中人物目瞪口呆的突转结局。

在以往的喜剧中,错位手法往往只在局部情节中出现,被用来制造一些阴差阳错的喜剧效果,比如开心麻花《半个喜剧》第一场戏里的误认男友。当错位的身份误认被当做整个故事的核心结构时,就超越了插科打诨的表层喜剧效果,成为一种复杂的结构喜剧;因人物身份、性格、行为而引发一连串的戏剧巧合,还能制造某种悬念、危机与紧张感。《这个杀手不太冷静》和《人潮汹涌》正是通过身份误认的主体结构,将插科打诨、癫狂无脑、故事荒诞的国产动作喜剧,转变为一种重视故事与人物性格的情节喜剧。使国产喜剧从“段子喜剧”,升级为“结构喜剧”,这是类型叙事升级的一次突破性尝试。

扬长避短,类型融合是喜剧升级的重要方式

叙事升级的同时,《这个杀手不太冷静》还在对白喜剧的基础上加入了动作喜剧的成分。通过类型融合,将不同类型电影的元素进行糅杂,在身份误认的设置中,加入了黑帮情节,设置了黑帮老大、杀手等角色。由此,黑帮电影的战斗、刺杀等比较刺激的类型元素,顺理成章地进入了身份误认的喜剧中,在此基础上制造了一系列动作喜剧效果。

对白喜剧和动作喜剧,是按表现手

段对喜剧所作的分类。二者之间本没有高下之分,很多经典喜剧都是动作喜剧,比如卓别林、巴斯特·基顿或成龙的作品。然而,国产动作喜剧这几年却不断在走下坡路。这是因为,动作喜剧片往往没有一个固定的故事模式,叙事目标在于展现一个个相对松散的喜剧桥段——追逐打闹的肢体笑料。而某些动作喜剧创作者,往往在作品中只呈现动作喜剧笑料,却在故事层面浮皮潦草和不思进取,导致动作喜剧片的桥段性与松散性等特点被放大扭曲,变成了故事的硬伤。更何况,这些质量不佳的作品中的肢体笑料,也远远达不到卓别林或者成龙动作喜剧中动作的复杂、精巧与技艺高超。

“身份误认”往往属于对白喜剧,在故事结构上更接近一种佳构剧的情节模式,即情节复杂、讲究,运用精心设计的布局,离奇反转的情节和紧张的场面激发观众的兴奋情绪。可以说,身份误认的情节模式,天然地保证了喜剧的故事情节的丰富性和趣味性。然而,当代观众早已习惯了视觉大片带来的视听冲击,对于只有巧妙情节的佳构剧显然未必有足够的耐心。因此,当下很多喜剧都是将动作喜剧与对白喜剧进行结合。

除了融合动作喜剧之外,《这个杀手不太冷静》还融合了他亚类型喜剧的元素,比如片场喜剧与小人物喜剧。表现电影拍摄过程的片场喜剧,往往因为真实(片场)/虚构(电影)的双重情境,使情节与人物更有层次感。而表现



电影《这个杀手不太冷静》海报

群演想成为主角的小人物喜剧,则能够带来励志、向上的情绪,最典型的如《喜剧之王》。现实中默默无闻的老套演员的困难重重的成长经历,通常最能打动观众。《这个杀手不太冷静》中,魏成功的主角梦是阴差阳错的喜剧情节的起点。但是,他为了安慰朋友父母,五年来一直坚持扮演去世的朋友,再次提升了这个小人物片场喜剧的情感力量,产生了一种让观众笑着笑着就哭了的情感效果。

尽管架空的时空使得故事多少有些悬浮,但《这个杀手不太冷静》的创作思路和改编效果,还是有很多可圈可点之处。创作者通过身份误认模式对喜剧进行故事升级和类型融合,通过黑帮元素和片场元素增加故事的娱乐性、刺激性,从而为类型喜剧找到了更多新的创作思路,得以扬长避短,在艺术性和市场性两个方面都更具生命力。

(作者为电影学博士、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研究员)